

英國人對殖民地問題的意見

一九四二年十月十九日英國遠東觀察報社評

關於我們的立場需要一個清楚而簡單的說明」。接着威氏便

求「關於我們的立場需要一個清楚而簡單的說明」。我們相信，尋出一種制度去幫助參加聯合國作戰的殖民地人民成為獨立自由的國家，原是整個世界的任務。我們一定要安排下固定時間表，依照這時間表，殖民地人民可以建立起他們自己所選擇的政府來，並且我們一定要在聯合國的共同監督之下，提出壯嚴的保證，使他們不再回到原來的殖民地狀況去。有人說殖民地問題應在勝利以後才提出。事實上却不然如此。目前忠實努力於更進一步的解決，將要為我們增加作戰的力量。

費邊社的殖民部，是目前英國努力於這一方面問題的許多團體之一。下面是該社帝國雜誌六月號的摘要。該社殖民部主任里達·奧登博士，在他寫給太平洋問題學會美國會議的一封信中說：我們

感傷到，對於美國人對於這一問題的意見，英國人知道得太多了，

同樣在美國方面，或者也不十分知道英國人民近年來對於殖民事件的騷動的情形，設若我們雙方能够聯繫起來，我相信這是非常重要的。

我們同意奧登博士的見解，第一件重要的事，就是英國人對殖

民地問題的意見，無論是官方的或非官方的，都應使美國知道，要

求聯合國的團結，避免像最近生活雜誌指責英國只為保存帝國而

戰那樣不幸的地爭辯，（見一月二十四日本版）上述的事情便是最

好方法之一。關於帝國在戰時和在戰後的地位，英美雙方都存在着

不同的意見，這是不能令戈貝爾博士感覺滿足的有益的討論。事實

上這是對於邱吉爾所說英美聯合為一個體的額外的證明。這裏要

強調的，就是這不是英美兩國間的問題，承認了這一事實，才不會

毀壞，反會增進英美兩國在共同戰爭中的團結。

目前，自從馬來群島戰役之後所引起的爭辯的浪潮，已漸漸地消

退了。從這個悲劇的反省中所得到的真正的教訓，也在開始形

成了一件重要的事情，便是這些教訓得到一致同意的廣泛的步驟。

便是承認需要陳述殖民地的「和平目的」。

論：「昨天我得到美國總統和英國首相的特准，去宣布他們的主義

，我相信你們將要發覺他們的主義適用於全世界的人民。在代表政

府的宣誓中，你們將不會發覺任何一點，足以暗示我們從戰鬥中爭

取自由和社會安全，將要排斥人類中間的任何一個種族。」

但是三星期後，邱吉爾先生又在下院中說：「（去年九月九日）

在大西洋會議中，我們心中所有的，主要是那些在納粹桎梏

中的歐洲國家的民族生命，自治和主權的恢復，以及管理任何領土

和自由的最高原則完全符合的。」

於是在會議中又生出許多問題，希望這些問題引起一輪答覆，

使邱吉爾和阿特黑的不同的宣誓趨於一致。但是官方的回答却不能

比下而更進一步。

於是殖民地憲章，如近來不斷為人提起的名稱。

在阿特黑向英國人民廣播大西洋憲章的名詞的限制以後，他訪

問在倫敦的西非洲學生的寄宿舍。於喝采聲中，他發表以下的言

論：

「昨天我得到美國總統和英國首相的特准，去宣布他們的主義

，我相信你們將要發覺他們的主義適用於全世界的人民。在代表政

府的宣誓中，你們將不會發覺任何一點，足以暗示我們從戰鬥中爭

取自由和社會安全，將要排斥人類中間的任何一個種族。」

但是三星期後，邱吉爾先生又在下院中說：「（去年九月九日）

在大西洋會議中，我們心中所有的，主要是那些在納粹桎梏

中的歐洲國家的民族生命，自治和主權的恢復，以及管理任何領土

和自由的最高原則完全符合的。」

於是殖民地憲章，如近來不斷為人提起的名稱。

在阿特黑向英國人民廣播大西洋憲章的名詞的限制以後，他訪

問在倫敦的西非洲學生的寄宿舍。於喝采聲中，他發表以下的言

論：

「昨天我得到美國總統和英國首相的特准，去宣布他們的主義

，我相信你們將要發覺他們的主義適用於全世界的人民。在代表政

府的宣誓中，你們將不會發覺任何一點，足以暗示我們從戰鬥中爭

取自由和社會安全，將要排斥人類中間的任何一個種族。」

但是三星期後，邱吉爾先生又在下院中說：「（去年九月九日）

在大西洋會議中，我們心中所有的，主要是那些在納粹桎梏

中的歐洲國家的民族生命，自治和主權的恢復，以及管理任何領土

和自由的最高原則完全符合的。」

於是殖民地憲章，如近來不斷為人提起的名稱。

在阿特黑向英國人民廣播大西洋憲章的名詞的限制以後，他訪

問在倫敦的西非洲學生的寄宿舍。於喝采聲中，他發表以下的言

論：

「昨天我得到美國總統和英國首相的特准，去宣布他們的主義

，我相信你們將要發覺他們的主義適用於全世界的人民。在代表政

府的宣誓中，你們將不會發覺任何一點，足以暗示我們從戰鬥中爭

取自由和社會安全，將要排斥人類中間的任何一個種族。」

但是三星期後，邱吉爾先生又在下院中說：「（去年九月九日）

在大西洋會議中，我們心中所有的，主要是那些在納粹桎梏

中的歐洲國家的民族生命，自治和主權的恢復，以及管理任何領土

和自由的最高原則完全符合的。」

於是殖民地憲章，如近來不斷為人提起的名稱。

在阿特黑向英國人民廣播大西洋憲章的名詞的限制以後，他訪

問在倫敦的西非洲學生的寄宿舍。於喝采聲中，他發表以下的言

論：

「昨天我得到美國總統和英國首相的特准，去宣布他們的主義

，我相信你們將要發覺他們的主義適用於全世界的人民。在代表政

府的宣誓中，你們將不會發覺任何一點，足以暗示我們從戰鬥中爭

取自由和社會安全，將要排斥人類中間的任何一個種族。」

但是三星期後，邱吉爾先生又在下院中說：「（去年九月九日）

在大西洋會議中，我們心中所有的，主要是那些在納粹桎梏

中的歐洲國家的民族生命，自治和主權的恢復，以及管理任何領土

和自由的最高原則完全符合的。」

於是殖民地憲章，如近來不斷為人提起的名稱。

在阿特黑向英國人民廣播大西洋憲章的名詞的限制以後，他訪

問在倫敦的西非洲學生的寄宿舍。於喝采聲中，他發表以下的言

論：

「昨天我得到美國總統和英國首相的特准，去宣布他們的主義

，我相信你們將要發覺他們的主義適用於全世界的人民。在代表政

府的宣誓中，你們將不會發覺任何一點，足以暗示我們從戰鬥中爭

取自由和社會安全，將要排斥人類中間的任何一個種族。」

但是三星期後，邱吉爾先生又在下院中說：「（去年九月九日）

在大西洋會議中，我們心中所有的，主要是那些在納粹桎梏

中的歐洲國家的民族生命，自治和主權的恢復，以及管理任何領土

和自由的最高原則完全符合的。」

於是殖民地憲章，如近來不斷為人提起的名稱。

在阿特黑向英國人民廣播大西洋憲章的名詞的限制以後，他訪

問在倫敦的西非洲學生的寄宿舍。於喝采聲中，他發表以下的言

論：

「昨天我得到美國總統和英國首相的特准，去宣布他們的主義

，我相信你們將要發覺他們的主義適用於全世界的人民。在代表政

府的宣誓中，你們將不會發覺任何一點，足以暗示我們從戰鬥中爭

取自由和社會安全，將要排斥人類中間的任何一個種族。」

但是三星期後，邱吉爾先生又在下院中說：「（去年九月九日）

在大西洋會議中，我們心中所有的，主要是那些在納粹桎梏

中的歐洲國家的民族生命，自治和主權的恢復，以及管理任何領土

和自由的最高原則完全符合的。」

於是殖民地憲章，如近來不斷為人提起的名稱。

在阿特黑向英國人民廣播大西洋憲章的名詞的限制以後，他訪

問在倫敦的西非洲學生的寄宿舍。於喝采聲中，他發表以下的言

論：

「昨天我得到美國總統和英國首相的特准，去宣布他們的主義

，我相信你們將要發覺他們的主義適用於全世界的人民。在代表政

府的宣誓中，你們將不會發覺任何一點，足以暗示我們從戰鬥中爭

取自由和社會安全，將要排斥人類中間的任何一個種族。」

但是三星期後，邱吉爾先生又在下院中說：「（去年九月九日）

在大西洋會議中，我們心中所有的，主要是那些在納粹桎梏

中的歐洲國家的民族生命，自治和主權的恢復，以及管理任何領土

和自由的最高原則完全符合的。」

於是殖民地憲章，如近來不斷為人提起的名稱。

在阿特黑向英國人民廣播大西洋憲章的名詞的限制以後，他訪

問在倫敦的西非洲學生的寄宿舍。於喝采聲中，他發表以下的言

論：

「昨天我得到美國總統和英國首相的特准，去宣布他們的主義

，我相信你們將要發覺他們的主義適用於全世界的人民。在代表政

府的宣誓中，你們將不會發覺任何一點，足以暗示我們從戰鬥中爭

取自由和社會安全，將要排斥人類中間的任何一個種族。」

但是三星期後，邱吉爾先生又在下院中說：「（去年九月九日）

在大西洋會議中，我們心中所有的，主要是那些在納粹桎梏

中的歐洲國家的民族生命，自治和主權的恢復，以及管理任何領土

和自由的最高原則完全符合的。」

於是殖民地憲章，如近來不斷為人提起的名稱。

在阿特黑向英國人民廣播大西洋憲章的名詞的限制以後，他訪

問在倫敦的西非洲學生的寄宿舍。於喝采聲中，他發表以下的言

論：

「昨天我得到美國總統和英國首相的特准，去宣布他們的主義

，我相信你們將要發覺他們的主義適用於全世界的人民。在代表政

府的宣誓中，你們將不會發覺任何一點，足以暗示我們從戰鬥中爭

取自由和社會安全，將要排斥人類中間的任何一個種族。」

但是三星期後，邱吉爾先生又在下院中說：「（去年九月九日）

在大西洋會議中，我們心中所有的，主要是那些在納粹桎梏

中的歐洲國家的民族生命，自治和主權的恢復，以及管理任何領土

和自由的最高原則完全符合的。」

於是殖民地憲章，如近來不斷為人提起的名稱。

在阿特黑向英國人民廣播大西洋憲章的名詞的限制以後，他訪

問在倫敦的西非洲學生的寄宿舍。於喝采聲中，他發表以下的言

論：

「昨天我得到美國總統和英國首相的特准，去宣布他們的主義

，我相信你們將要發覺他們的主義適用於全世界的人民。在代表政

府的宣誓中，你們將不會發覺任何一點，足以暗示我們從戰鬥中爭

取自由和社會安全，將要排斥人類中間的任何一個種族。」

但是三星期後，邱吉爾先生又在下院中說：「（去年九月九日）

在大西洋會議中，我們心中所有的，主要是那些在納粹桎梏

中的歐洲國家的民族生命，自治和主權的恢復，以及管理任何領土

和自由的最高原則完全符合的。」

於是殖民地憲章，如近來不斷為人提起的名稱。

在阿特黑向英國人民廣播大西洋憲章的名詞的限制以後，他訪

問在倫敦的西非洲學生的寄宿舍。於喝采聲中，他發表以下的言

論：

「昨天我得到美國總統和英國首相的特准，去宣布他們的主義